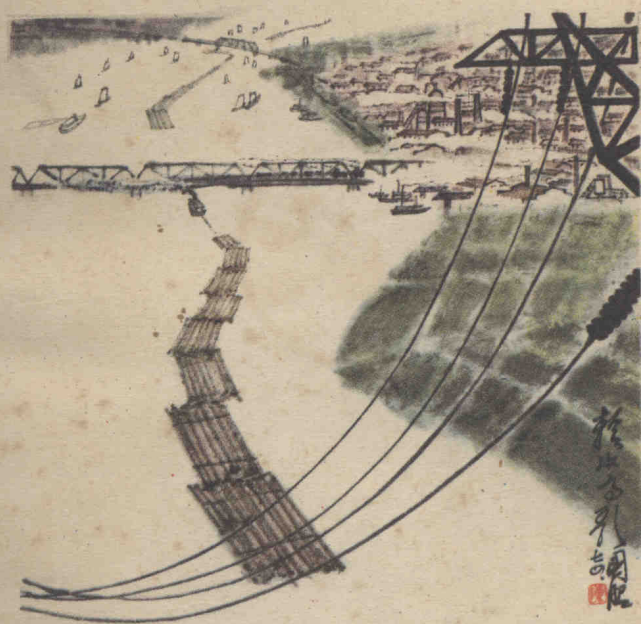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文艺丛书

赣水高歌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文艺丛书（六）

赣 水 高 歌

封面设计：陈 国 昭

革命文艺丛书(六)

赣 水 高 歌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182 字数140,000字

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29 定价：0.48元

目 录

小 说

红旗引路	丰城县	刘振华 (1)
冲	万载县	赵相如 (20)
飞奔	南昌市	吴颂今 (47)
弄潮儿	江西钢厂	陆邦正 (58)
赣水高歌	赣州地区 德章 庭恬	同春 (71)
潜力	新余县	卢芳文 (79)

散 文

钢城剪影(散文诗)	江西钢厂	薛 芒 (102)
铁道速写	南昌铁路局 劲松	姚江 (105)
花爆	万载县 辛华	胥志义 (113)

诗 歌

喜春风(外二首)	南昌市	沈 毅 (123)
接班(外一首)	新华煤矿	陈安安 (126)
青山的歌(组诗)	宜春县	巫 猛 (130)
年轻的外线工(外二首)	新建县	左一兵 (135)

山茶花(叙事诗)丰城坪湖矿 肖绍道(140)

故 事

话说电流丰城县 刘振华(147)

曲 艺

打狗(相声)闻 笑(155)

儿童文学

学游泳南昌市 徐蕃秀(164)



红旗引路

丰城县 刘振华

山村里的鸡鸣还在一声接一声地传播，早起的鸟儿刚刚在竹林中开始嘈叫，在松云岭的山道上，白皑皑的霜花已经印出一串清晰的脚印。地委副书记高峰健步由山那边走来。他一时在新建的水库大坝上凝视着碧波荡漾的湖水，一时爬上险峻的岭尖眺望着一片片茂密的果林，俯瞰着一层层长满绿肥的梯田，欣赏着远村近舍一丛丛繁星闪烁的灯光。此时，他的心情十分舒畅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分外亲切。八年前，那时候高峰在军区医院工作，带着解放军医疗队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松云岭还是名不副实，只有白云缭绕着光山秃岭，却没有几棵松树。五年前，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，他送大孙女爱松到松云岭大队插队，第二次来到这里。那时候水库大坝刚刚画出蓝图，满

山还是一片果苗儿。两年前，高峰到这里探望爱松，大水闸已经落成，果树都伸枝长叶，茁壮向荣，松云岭的贫下中农正在劈山造田，竖杆子拉电线。爱松参加在这个战斗的行列，而且，她还当上了贫下中农喜欢的赤脚医生。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山区的变化多大啊！而这一草一木的变更，渗透了爱松的汗水和热血，怎么使高峰不高兴呢！高峰一边走一边想：爱松在山里又锻炼得怎么样了？身板是不是结实？医术有没有提高？是不是经得起艰苦环境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？现在，他打算把高中毕业的二孙女爱岭送到这里来，将爱松换出去。因为离这里六十多里更偏僻更艰苦的铁岩岭缺乏医生，当地党委向在他们那里蹲点的高峰讨了人，高峰决定把爱松送过去。昨天他已经征得了松云岭公社党委的同意，今天起了大早赶到松云岭大队来。不过，孙女毕竟是孙女，比不得自己的子女，还得征求儿子和媳妇的意见。爱松的爸爸阿军在部队里来信表了态：百分之百同意！至于爱松的妈妈玉珍呢，是不是和爱松的爸爸一边站啊？正好，玉珍也早由县医院派来松云岭大队搞培训赤脚医生的点，顺便征求她的意见，用不着多跑路。

高峰先到大队部，把介绍信交给老战友支部书记钟开来。他们交换了意见，谈了一些玉珍和爱松的情况。高峰然后去找媳妇玉珍。

大队合作医疗站傍山而建，背景是青松，左边是果林，右边是竹丛。一房六间，靠左三间是诊疗室、药房和会议室；靠右三间是卧室。看来，这合作医疗站办得不错。气象惹人爱啊！一位年老医生把高峰带到第三号房间门口说：“玉珍在房里，你敲门吧。”高峰轻轻地叩了三下，门吱地开了，探出一个中年妇女的脑袋：“谁这么早哇？”当她定神一看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高兴地喊句：“爸爸！”

玉珍进房把椅子挪了挪，用白毛巾在椅面上擦了擦，招呼高峰坐下，便匆匆地把披着的衣服穿上，也顾不得照例梳一梳漂亮讲究的云发，连忙端出一只火盆，加上几块木炭，点着几片刨皮子

生起火来。可是她手慌脚乱，火盆里光冒烟，不燃炭。

高峰感到这是多此一举，说：“深秋天气，生火干什么？不太冷嘛。”

“山区不比城里，气温低，早一个礼拜我就用了火盆啦。大队烧了窑，木炭多着呢！”玉珍停止吹火，把两个热水瓶的开水都倒在脸盆里，递过一条毛巾，一块玉兰香皂，又到柜子里拿出一盘白花花的鸡蛋，笑吟吟地说：“爸爸，快洗脸吧，我去伙房里弄点好菜，煮几个圆包蛋。这鸡蛋是四嫂送来的，她送得太多，吃也吃不完！”

高峰摇摇手说：“我一早就在公社用开水泡了两碗饭吃，现在肚子还是饱饱的，我们还是好好谈谈吧。”

“爸爸，你是来看爱松吗？”玉珍不忙了，站在高峰旁边。

高峰说：“对，我记挂着她呢！她在这里好吗？”

“好？别提了！孩子是不错，顶聪明！学到了不少民间医药验方，针灸也练得蛮精，社员都夸她心红手巧，公社还表扬了她呢！不过……”玉珍吞了口口水，接着说：“不过这地方太偏僻，环境太差，对孩子的前途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高峰追问着。

“要是这块好铁放在大炉里炼炼，准会出块高级钢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？”

“要是把她安在大医院里，是会搞出名堂来的！可是放在这山窟窟里，好比一颗珍珠藏在土疙瘩里啊！”玉珍从墙上卸下一个相架，指着一个衣装笔挺，革履闪光的人说：“这是四嫂的大儿子，人家可出息啦，在大医院搞研究工作。”

“哦！”高峰两条粗眉毛渐渐靠拢了，最后耸成一个疙瘩。

玉珍两只手撑着椅背，弯着腰用亲昵的口吻说：“爸爸，把爱松背一背吧，她已经锻炼五年了，也差不多了。”

“背？怎么背？”高峰额上爆出两根粗筋。

“人家四嫂说：你是‘高干’，孩子她爸爸又是军官，我们的背景可大咧！‘背景’‘背景’——‘背’就‘进’嘛！你只要把爱松这么

一背，她就远走高飞啦！”玉珍说得兴奋，仿佛看到女儿“美好”的未来。

“是要把孩子背一背，把她背到大熔炉里炼出纯钢！”高峰兀地站起来，两只深邃的眼睛射出光芒：“不过……”

他这“不过”还未出口，玉珍早已高兴得跳起来，她冲着高峰喊了一声“好爸爸！只要你一开口，有关部门是会照顾的。你先坐，我给你拿件四嫂送的礼物去。”玉珍太高兴了，没听完爸爸的话，便蹬蹬蹬地跑出医疗所去了。

高峰胸中卷起万顷波涛，他强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审视着房中的一切：火盆、两个热水瓶、揩椅子的白毛巾、高级香皂、半开的柜子里的鸡蛋、奶糖、鲳鱼罐头以及嵌在相架里的那个照片，这一切在眼前乱纷纷地盘旋着。过惯了城市生活的玉珍，文化大革命以来虽然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认识有了提高，但是下乡蹲点几个月，还没有显著的进步。看来，她把过去的日月都忘掉啦！此时，他脑海里的电影机子在激烈地转动，一个个形象清晰地浮现出来……

二

抗日战争初期，年青的高峰和爱人王兰以治病卖药为名，在敌后做党的秘密工作，一天接到上级命令，叫他们立即奔赴某地接受新的任务。他们办好了移交，带着七岁的女儿阿群和九岁的儿子阿军整装上路。那时敌占区封锁得很严，为了少讨麻烦，他们拣山洼小路行走。当他们翻过一个最高的山头，日头早已淹进莽莽森林。此时，在一棵大杉树下靠着一个大约六岁的小女孩，匪在呜呜地哭着。王兰蹲下来询问她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一个人夜里还不回去。孩子懂事地说：她叫阿珍，爸爸是过往郎中，被鬼子抓了夫，妈妈被鬼子逼得跳了悬崖。这孩子眼睛哭出了血，破旧的衣服被荆棘挂成了片片。她伸出两只满是泥和血的小手，扑向王兰的怀抱，呜呜地说：“好婶婶，你带我去找爸爸吧，我

叫爸爸回来杀鬼子啊！”高峰和王兰感动了，携带着阿珍一同走。他们又走了两天，前面鬼子封锁得更严，两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多不方便啊！夫妻俩决定把孩子就地安置下来。安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得找个可靠的人家啊！此时夜色朦胧，高峰突然发现山凹里亮出一星灯光，他便一个人摸到那儿探问。原来一间独屋住着俩口子，男的姓龚，手下无儿无女，靠打柴狩猎为生。高峰恳切地把来意说了，夫妻俩欣然答应下来。老龚说：“咱这里偏僻，鬼子不太来，你叫孩子跟咱苦过吧，凭着我一把力一把汗，一定把他们养大，长大了叫他们来找你。”于是，高峰招呼王兰带着孩子过来。高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，王兰从怀中掏出仅有的四块银元，两人说了一番感激的话，含着眼泪告别了。以后转战南北，王兰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到解放战争开始后，老龚把三个孩子都送进了革命队伍。送走之前，老人主持着让阿军玉珍结了婚。他们先后找到了高峰，可是从此和老龚断了联系。高峰特地到那个地方找了一次，仅仅看到一幢破烂不堪的独屋。

高峰想到这里，不由感慨万千：自己这几年忙于工作，很少和玉珍见面，想不到她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竟然忘了根本，要把自己的女儿背出山村，背离贫下中农，背到三脱离的邪道上去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！这是一场斗争！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啊！高峰狠狠地捶了一下椅背，愤怒地推开窗户，让野外的新鲜空气吹了进来。

“……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课堂，贫下中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，在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。……”

突然，在对面山梁上，飞来一阵激越雄壮的歌声。这歌声，深深地闯进高峰的胸怀，跟他的心声发出了共鸣。他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急忙向唱歌的方向望去。

三

唱歌的人是爱松。她头戴草绿色军帽，露出两只小秧束辫；

上身穿草绿色军服，腰间束一条皮带；下身穿草绿色军裤，脚踏一双草鞋。她手握药锄，肩挑一担新鲜草药，大踏步向这边走来。当她发现窗前站着的高峰时，放下药锄和担子，风快地跑进房来，左脚往右脚这边一靠，举手敬了个军礼，弯弯的眉毛一扬，两只明亮的眸子一转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说：“报告，爱松采药归来，请首长检阅！”高峰咧开大嘴笑了。他给她正正帽子，拉拉衣领，仔细地从头到脚端详了一番，然后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你越变越象你阿群姑啦！”

“听爸爸说，阿群姑很英勇、很顽强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你阿群姑不但英勇顽强，而且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哪里艰险哪里去，哪里需要哪里奔！她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人民献出了青春的热血！”

“我一定向阿群姑学习，把一生贡献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”

“好孩子，应该这样！”

爱松随手端过一只凳子，在上面拍拍说：“快坐吧，公公，你吃了饭没有啊？”

“我早吃过了，你快去吃吧。”

“我也早在刘大伯家吃过啦！他媳妇生孩子，闹腾了半夜才生下来，特地煮了一碗挂面给我吃。这里的贫下中农真亲热呀！你替他们办了点小事儿，他们都喜欢得你了不得！”

“你妈妈也常下去吧？”

“我妈妈？”爱松的笑容立即消失了，皱着眉头环视了一下屋内，半晌才说，我妈妈除了在培训班讲讲课，就总蹲在屋里，还说，她从小就不喜串门子。可是却跟一个叫四嫂的人倒走得挺热乎！”

“四嫂家里什么成份？”

“阶级倒不是外部的，不过这个人是积善堂老地主的女儿，她丈夫解放前是小药店的经理。她从小就学了一套交朋接友吹牛拍马的本事。妈妈一来不到三个月，就被她粘住啦！”

“你应该对妈妈提提意见，叫她警惕警惕嘛！”

“我提了不少啊！还吵了两次架，她就是不听！她说四嫂是团结对象，交往交往没问题。没问题？我看问题还蛮多呐！”

“而且很严重！”高峰两条粗眉毛又靠拢了，他陷入了深思。停了好一会，才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参加革命多年的人，也不能忘记世界观的改造。不然，危险哪！”

“公公，都怪我，一来就叫你不高兴。”爱松抱歉地说。

“不！公公非常高兴！你和你妈从正反两面给我上了一堂课！”高峰拍拍爱松的肩膀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你妈妈想把你背出松云岭，……，”

“什么？把我背出松云岭！”爱松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两只脚钉了桩，一千匹马也莫想把我背走！”

“公公也打算把你背出松云岭。”高峰的语气非常果断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爱松惶惑了，“公公啊，记得你送我来松云岭的那天，不是要我在这里生根、开花、结果吗？才干了五年，你就……”

高峰点燃了他的“老火车头”烟斗，有劲地吸了两口，吐出一圈圈烟雾，随着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微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阿松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你妈把你朝山外背，朝舒服的地方背，公公把你朝山里背，朝艰苦的地方背。你妈要把你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背离实际，背离劳动，背离贫下中农，成为社会上的精神贵族。可公公要把你背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！你说，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背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好，过两天我送你到白云深处的铁岩岭去，那里的贫下中农日夜盼望自己的医生啦！这里的工作，叫你妹妹来接班。”

“公公，你真好！”爱松浑身热血沸腾，紧紧拉着公公的手。

这时，老医生走进来说：“爱松，岭上生产队来电话，叫你马上去抢救病人。”

爱松急忙背起药箱，向公公招了招手，蹬蹬蹬地朝太阳升起的山那边冲去了。

“这孩子真象阿群啊！”高峰激动地自语着。

四

高峰刚刚想出去，玉珍一阵风似地进来。她显然又遇着遂心的事，两边脸颊红得灯草都可以弹出血。她把一个包裹往桌上一放，抽出一件绿色毛涤狐皮大衣，在高峰面前伸展开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这料子很不错。你上了年纪，穿起来既暖和又素净。”

高峰一下楞住了，莫名其妙地说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“这是四嫂最近新制的，昨天一早拿来硬要送给我们。因为当时给赤脚医生忙着临床实习，随手锁在合作医疗站的大药橱里。今天你来了，多么巧啊！”

高峰接过大衣，抖了抖，又放在椅子上，两眼睁睁地望着出神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“爸爸，你不穿？皮子虽然是老古董，人家可是一番好心啦！”

“老古董？好心？”对阶级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高峰更加警觉起来，她从上到下仔细观察着皮子，皮子已经泛了黄，有的地方脱了毛，在领子下依稀地看到经过人工揩擦不认真根本发觉不出的“积善堂”三字的影子。高峰认真思考着，这个“四嫂”要好好对付，她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人，目的是什么？

高峰强按住冲上来的火气，慢慢说：“四嫂这个人这样捨得？她对谁都这样热情吗？”

“不是说人往高处走么？，人家和我们高攀，也想靠靠背啊！”玉珍顺水推舟地说：“四嫂的女儿，今年也高中毕业，她请你帮帮忙，把她的女儿也带出去。”

“把她的女儿也带出去？”高峰胸中的火焰一下冒到了喉

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咽下去。他想：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是一场革命啊！这场革命不但冲到了“四嫂”一类的人身上，同时也冲到阿珍这样思想糊涂的脑子里，斗争复杂啊！一个要背出去，一个要带出去，都很典型。要抓住这两个典型，在全地区进行宣传教育。其中的情况，还要摸一摸。于是，他胸有成竹地把大衣披在肩上，对玉珍说：“爱松到岭上生产队抢救病人去了，我们也去看看，特别你是医师！”

玉珍扯住大衣说：“下去就莫穿它了。”

高峰惊讶地说：“既然是送给我的，为什么又不让穿呢？”

玉珍低声说：“因为这是后门货，四嫂叮嘱到这里莫穿，以免对我们、对她都造成不好影响。”

“怕什么？我看这皮子发了霉，让它见见阳光吧！”高峰一面说，一面大踏步走出医疗所。

“爸爸！”玉珍不知所措地跟在后面……

五

玉珍跟高峰赶到岭上生产队，钟开来书记已迎出门来。他告诉高峰：“龚大爷在放炮时为了掩护一个莽莽撞撞跑来的小孩，被石片把胳膊砸断了，当时流了很多血。爱松扎了针，把血止住了，还煎了一副草药给龚大爷喝了。龚大爷的胳膊是危险的，搞不好就要残废。爱松说，不怕千难万险，一定要把龚大爷的胳膊诊好！”钟书记一面说，一面瞅着玉珍：“你这个大医院里出来的有名医师，要高姿态协助啊！”

“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玉珍点点头说。

“不，还得动脑筋！为了抢救贫农老大爷，要敢于担风险，高峰！”高峰说。

这时，爱松挑一担水桶蹬蹬地跑出来。高峰忙问：“病人怎样？”

“已经包扎好啦，等大家都来了研究个方案再动手术，我抓

空挑两担水。”爱松一边跑一边说。

“这孩子真象阿群啊！”钟书记对高峰感叹地说。

高峰微笑着说：“她应该走阿群的路嘛！”

钟书记把高峰和玉珍带进龚大爷的房间。龚大爷已经睡着了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胳膊上包了一层层纱布。高峰觉得这个老大爷仿佛在那儿见过，但又回忆不出。玉珍呢，心里只记挂着早把女儿“背”出山的事，根本没有留心病人的面容。为了不打扰病人，三人走出卧房，谈论病情。

玉珍问钟书记：“伤口大吗？”

钟书记说：“很宽，骨头都割碎了。”

“我看要截肢！”

“锯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不行啊，贫下中农不能丢掉一只手啊！”

“龚大爷年纪很大了吧？……”玉珍觉得两颊发热，作为医生，她竟没有看清病人的年纪，多难为情。

“年纪大就不应该抢救呀？你别看他年纪大，可不比后生家少干活，在学大寨运动中，是有名的老愚公啊！”

“我认为截肢是最安全的办法！”

在一边沉默的高峰胸中的火又上升了，他竭力保持镇静，说：“老钟，当年你那只摔断了的胳膊是怎么诊好的？”

钟书记一听，话匣子打开了，他说：“八年前，我救火摔断了胳膊，贫下中农为了把我的伤尽快诊好，直接把我送到省城一个大医院里。一位穿着一身洋里洋气的衣服的医师，见我们是乡下老表，随便看了一下，便说：‘这手要截！’‘截肢！’这对我这个农村干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！我再三恳求，能不能另外想办法诊好。可这家伙把手一摆就走了。我一赌气，就叫社员扛了回来。幸好你这时带领解放军医疗队进了村，才把我的手诊好了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那医师是四嫂那在外留过学，多年没回来的宝贝儿子！贫下中农很气愤，以贫协的名义写了一封批评的信，

送给了那个医院领导。文化大革命中，革命的医生和职工，把这件事写成大字报，批评教育了他。”

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有最大的本事，到最大的医院里去也不能为人民服务！这里有个路线、立场、世界观问题！”高峰说：“我在军区医院里将这件事上了一堂课，对医护人员敲了一次警钟。可是现在还有人想把下一代引向那条危险的洋道路！”

“哦，这是不能容许的！你说呢？”钟书记盯着玉珍。

玉珍的喉头象被什么塞住了，答不出话。

这时，爱松挑完水，刚放下扁担，一位老大娘提着十多个鸡蛋跨进门来说：“爱松呀，大娘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这几个鸡蛋，你拿去补补身体吧！”

爱松慌忙说：“张大娘，你，怎么啦？快拿回去给小孙子吃吧，孩子要营养啊！”

“这几个鸡蛋，你一定要收下！昨天你给我那小孙子输了血，不补补营养不行啊！”

“不，我坚决不收！”爱松和张大娘扯来扯去。

钟书记看不过意，忙过去抢过篮子说：“这个情我代爱松领了吧，别扯了！”

“张大娘，你对爱松太好了！”高峰把个凳子送过去说。

“太好了？”张大娘打量一下这个陌生的客人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贫下中农哪个不疼她啊！山里有爱松这些知识青年，样样都遂心啊！过去我们贫下中农有什么三灾两病，孩子有什么风寒感冒，送到医院里去路又远，就到村里请积善堂的老地主诊吧，十几个鸡蛋他可不在眼里，半里路也要车子送轿子接，不杀鸡子就斩鸭，三时三节还要送他的礼。招待不到，小病他给你诊成大病，大病他给你诊死！解放后他虽说不敢乱搞，暗地里还在欺骗人讹诈人。爱松她们这些赤脚医生一来，他就死蛇一样躺下啦！你同志说说，我们一家子人送几个鸡蛋，还算什么太好了！”

“这是深厚的阶级感情！”高峰无限激动地说，“你说的那

个老地主，真的躺下了吗？”

“不啊！我是说他没病诊啦，其实呵，他鱼死眼不闭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，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向我们进攻，知识青年就是插在他们心中的钉子，他们想方设法要拔掉。”高峰转对钟书记说：“有人把复杂的阶级斗争忘了，甚至吃了敌人的鱼钩，给敌人帮忙！”

“这种人应该好好想一想，玉珍，你说呢？”

玉珍避开钟书记的目光，她的心开始跳了。

“这种人要狠狠给他刮两下耳光！”张大娘凑到爱松身边说：“孩子，听说你要离开松云岭？”

“是呀，我公公想把我调出去……”

“哦！”爱松的话没说完，张大娘就急得说起来，“刚才我听到外面风言风语，还以为是谣传，想不到真有这事！我要是见到你那公公，我也要……”这位贫农老大娘气得伸出巴掌，抖动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爱松非常惊讶。

“他要把孙女背进城里去，抛开我们贫下中农，这是什么思想？这是走的什么道？”

高峰说：“对呀，你应该打他两个耳光！”

“这……？”爱松莫名其妙地望着公公。

高峰向爱松眨眨眼，又向低着头弄扣子的玉珍呱呱嘴。

张大娘说：“我家那个高中生，我常劝他不要忘本，要向爱松学习。爱松是好样的。孩子，你可不能离开咱这金山银山珠宝山。这农村，任你有什么本事，都能施展哪！要是青年都不愿到农村，农村这么多工作要谁去接班啊？这么大的战场要谁去占领啊？那国家不要变颜色吗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高峰连连点头赞许。

“哦，这位同志是？——”张大娘被高峰的喝采声吸住了。

钟书记哈哈笑起来说：“他就是爱松的公公！”

“哦，你是爱松的公公，你怎么口说一套做一套呢？”